古吳丁奉獻之著　玄孫孺端編輯　仝弟男汝讓訂

序

新編通鑑節要自序

聖朝永樂間閩省書林以宋劉恕通鑑外紀與少微通鑑節要并刋一帙逮宣德間盱江張光啓作續編節要又成一帙而盤古以至胡元之大畧二帙具擧矣此誠史學之捷徑宜乎今之人誦而家傳也予勵

才薄宦壯歲乞休且五袠鰥夫空閨獨處是以習靜
頻年專志文墨僭將二帙所載泰之綱目以定褒貶
檢之二十一史以覈事實共編一部四十五卷總名
之曰通鑑節要於是作史贊若干弁諸卷端而二十
一史之得失可窺作斷語若干厠諸先賢格論而綱
目之奥義可尋校其舊刻刪其冗註正其訛字而將
來之善本可圖然不藉此以要文譽聊付子孫家藏
俄吾手澤焉耳若或傳宣於衆則亦初學稽古之一
便云

安慶丁汝弼詩集序

丁余姓也余未登第時見聞士大夫之姓是者竊為
已喜焉以為是姓固可貴也及既泰於官則此念澈
矣而見聞天下之姓是而賢者始有動其心以為是
號號之曰古埜行當流於厥後夫古之尚友者有曰
誦其詩矣吾為君誦之冲然其情悠然其音所謂天
積而厚發隱然為南畿一詩人有集若干卷以其別
姓固可賢也懷寧丁君汝弼殆其學充其命嗇以是深
下之姓是而賢者也書之以為吾宗勸

石壁遺稿序

凡士事於學惟其所遭窮則其詞欝以工惟其所歷久則其義積以顯永新顏先生由遠祖始其學通者秩乎朝塞者泯乎野代不乏聞人先生生其間尤稱賢子弟在黌校二十有餘載七試於鄉闈計其盛年馳文名矻矻經史至五衰所歷不可謂不久久而篋仕得司訓雖吾常熟由子游以文學名其里於先生之訓預有光然而狥乎其遠志則窮否何如也今其自彙平生詩文若干篇諸體克備大抵以其閱已而憤悱之詞多涉於工以其樂善而張揚之義恒通乎顯然則茲其為作也蓋慕古而有得者哉先生名某字某石壁其別號故曰石壁遺稿遺稿云者志其清白無所遺遺以稿也嗚呼仕宦之得志謀諸身後者田廬金帛叢集湏臾而歛為以臧者衆矣先生志雖不一得而五子皆丈夫爭將挈此稿而簽其幽於霄漢之上則視彼所謂身後者孰為有所遺耶先生泣常熟凡五年縣令郡貳每其宗黨顧嘗誓諸門絶弗事請託諸生束脩以上任其家豐約不之強人棨之

或接人恂恂不勝衣而論議中出種種動君子以是知其作有所本焉而不特為徒語也余兒亦其生余是以悉之作茲序

送二守胡侯致政養親序

胡侯之以養其太夫人請致政也其登進士已十有三載其為政克具五善其庚纔踰五旬未衰其奏於朝懇於時宰再三皆弗允既而嘆曰已矣乎為人子不得以君命偕榮養命也於是訴於撫按之臺輒數四謀於同寅無閒朝夕告於鄉士夫或曰月一至亦曲留之力鳴呼進士之所必於華要者也官久且善而尚淹於下僚況其庚猶未衰則又進士之所憤激而不已者也夫為州郡孰不欲鄉士夫戴之同寅協之撫與按奬之時宰知之侯也凡皆得為其華要真可必矣而獨於他人之所憤激之地歆歆為圖歸如彼其力則豈非其所憤激也以親而不若他人之徒以官乎余聞太夫人在堂躋上壽愛鍾於侯及夫人夫人向自蘇歸太夫人行坐必附之頃刻不忍舍時呼侯姓名且曰爾忍離我乎侯知之情事悲切

若幾不能生每當政或至毀冠撫帶是故令之獲請以去而上下莫能留矣余於侯契而重有感焉近代之用人類以興幽枝滯為尚侯之幽滯用人者垂恤屢矣若姑需之其不長郡乎藩臬乎而馴可公卿乎茲蓋凡留之者之見而不獨余所云爾然余竊嘅夫世之仕者其親瀕于九原而身乃寄於萬里其親呻吟於蔽水而身乃宴歡於鍾鼎彼此相懸一如秦越以是持喜太夫人之得養一日而不必侯之終為公卿也侯字仁甫別號東村居士饒郡餘干之世家

送王州同署政還州序

善馭軍者嚴善馭民者寬二者用不同而本之一廉而已矣吾郡太倉州軍民錯處域也州貳守王侯廉官也官廉則其軍若民皆得其所者是故軍民誦之至郡郡表之至御史臺御史曰是可改而專一方者也惡乎貳郡守曰是吾郡之賢屬將以備郡之者也惡乎改是故吾縣令之缺也特以侯代而臺與郡之異其議也且以吾縣決吾縣之民皆士著也非有軍於茲者以殊音異氣梗之也皆士著則其濡化也久

非有所梗之則其習俗也一如是而以太倉之治治之則民利其寬而不必於嚴吏服其廉而不濫於寬吾固謂其熟於常熟也已是故邑士大夫爭賢之屬其耆老相謂曰太倉吾鄰邦也隣邦之父母猶吾伯叔行也大抵父母不在而以伯叔代其家者伯叔罔不曰是非吾子也吾何以直誣為哉而有能真如父母者寔罕矣何哉侯乎於吾民所謂真如父母而非若世之凡伯若叔乎余聞而究之侯家在岳郡以孝友稱學在巴庠以詩歌顯夫古人詩歌之中人倫畢備孝友之餘九族咸睦侯也舉而措諸民則奚以彼此貳其心耶國子生錢君爾嘉王君循甫輩黯交侯者以侯之去無所識其思也僉謂余善言侯者是故徵而贈之

送胡大尹考績序

吾邑胡侯世高治閱三年奏厥績天子例也吾侯職也其去留非人與也而侍御華公特促之行郡守劉公又援之止邑之士大夫與凡民曰侍御是郡守亦是而侯之自處亦曰士大夫與凡

民皆是侍御起官於邑者也以是知侯之良而其平直簡諒又適與侯同曰使斯人在吾臺可謂不棘且不阿者是故促之行使臺諫得一人焉郡守嘗為户部知治賦之難其人謂侯曰稅逋則國之勤不如子莫子莫或濟子今去矣吾誰或徵徵急則民殘愛不如子莫子莫或濟子今去矣吾誰與理故又援之止蓋劉欲以侯私於吾邑華欲以侯公於天下也而諸士民乃曰侯之待士也以誠而其臨訟也以恕於誠而其訟者孰不期於恕吾故曰郡守是欲吾獨有侯也天下之士夫孰不樂他方皆有侯也侯聞之曰愚不敏獲事於茲邑邑之士大夫賢凡民馴吾茲去也將奏於上而有興賢薄賦之典吾茲不去也將卒諸君之教以圖不負吾民之懷南湖丁子傍聞之敢析其衷曰二公與侯之說為君也為民也而邑之若貴與賤為已也為他方之顧侯者也為已者不足道也為他方之顧侯者孰若為侯之親之為急也凡能為侯之親則知孝孝則移於君推於民無足為者矣侯有壽母在侯思之猶吾人之思侯也今茲去焉得無於便道

省其寧乎得又不佩於慈訓覿其君乎覿君忠寧親孝奉侯之責善交也故述以贊諸欲其去者

錢東湖七褒壽序

東湖吾海虞之鉅澤也南湖逸子泛舟舉酒偕鶴汀主人游泳於其上方是時湖水之獻奇於舟側者瀠然而清浩然而廣淵然而深吾以為是水也必有若人焉鍾之而專其秀乎無乃有地焉疑之而孕其靈乎已乃緣涯而訪得一佳地焉窈之於楣曰廣義之庄幽然而山秩然而沼娟然而竹吾又以為是景也必有若人焉設之而泄其秘乎而主人曰此吾東湖先生之所構也先生以東湖名已踰七十年子不聞之乎余應之曰余聞東湖以先生名未聞先生之借名於東湖也先生仕不久即有蓴鱸之志其濟也遨遊江山欲自列於司馬子長之後其廣也乎生詩歌千百日如王維杜甫之流而不必休暇其深也是故東湖不可一日肯先生而獨能名以勝也吾且登廣義見先生而為湖祝焉未幾先生出渥然而顏皤然而髮皴然而觴吾始以為信夫若人焉鍾之也夫

天下之勝鍾之人者為貴為壽為文章之三者得此則失彼而不以盡畀於人人惟夫得其一者則其一偏勝大抵然也先生宏才遠智可服大察而其貴不過郎曹且以文章擅於吳中而乃謙謙白晦不欲以為騁馳之具豈非天所以獨昌其壽而故如是哉主人曰是湖之遭也庄獨無遇乎余曰凡皆先生壽徵也如山斯寧如沼斯增如竹斯貞主人誦之悉以告諸先生

太卿矯亭方公七袠壽序

唐子西設喻養生之道鈍而靜者壽銳而動者夭竊嘗以此觀人屢中矣若我戊辰同年則尤熟識焉始同年相聚氣充體碩者銳焉動焉孰自料其壽之不足時維矯亭先生崑山方公氣怯體癯鈍焉靜焉不自望其壽之有餘然戊辰迄今三十餘年銳者動者捐館過半而公巋然獨存以躋七袠待百歲此昌闔於氣體耶公初進取歷與三元之選既皆不遂則主司各以失人為恥於是登鄉榜亞元進士高等文名著天下內閣惜其才議改翰林吉士則辭之尋歷南

都吏禮兵刑四曹銓司注擬調顯地則辭之及遷浙藩火叅轉晉臬憲副督學則辭之及徵拜春坊庶子擢卿太常則辭之是其於鈍靜皆壽之本而子西誠不我誣矣然公之所以鈍以養銳靜以養動而銳動之力悉於三不見者公鈍以養銳靜以養動而銳動之力悉於三不朽圖之公未第時閉門受徒為養親計黽勉竭力比筮仕一聞親癘即號泣迅奔歸省願棄其官及親終階弟改葬侍御行古喪禮盡哀君子稱其有黜宴徐積之孝與弟改葬友愛自序其出處道誼相同二十事而改葬敬兄尤篤君子稱其有韓維兄弟之風與賢閭高夫人雍睦齊眉不畜一妾而夫人令亦七衰躬井臼婦道益脩君子稱其有鮑宣夫婦之義且愛姊如母愛女如男愛姪如子教其徒二百人如子姪良則躍然以喜趋人之難濟人之窘則慨然發然以為已責此皆其立德也公為兵曹值江西濠賊寇安慶即上策操江都臺出援兵當

孝廟南巡即貽書諫垣力沮秉輿因議救民六事為
今上講官即以周書進講有裨
聖學為翰撰即編纂
御札同脩會典館閣咸推讓焉念
皇嗣未育即啓宗伯會議建儲欲崇道學正風俗即
啓內閣美政六條主試文武兩舉得人最盛此皆其
立功也公稟性百無好嗜聲杜門養痾攻經史以明
道弄詞墨以遣懷於是有矯亭存稿而文章大家諸
體畢備上追古賢純雅之音下斥末代浮詭之習有
責備餘談有續觀感錄有紀元要覽有名臣節錄有
崑山二志又以究古今而扶世教此皆其立言也夫
是三者謂之不朽則百歲奚足願焉蓋善終由於善
始公以不朽為終豈不以百歲為始耶公之冢嗣光
祿丞載道嫡孫太學生世儒懿行美才克肖父祖茲
將捧觴稱壽倘以副作進於公亦可為承顏之一助
云

慶錢友蘭七衮序

杜甫詩以人生七十為古稀夫唐虞三代其所謂古

也方是時天之貞元之氣賦之於人者完而人之
懿之德所以養乎是氣者備是無惑乎其時之人不
殀而皆壽焉聖人之於是氣則得之愈完養之愈備
矣然而舜特百有十歲文王特九十七歲武王特九
十三歲夫數聖人者宜與天地相悠久者也而壽亦
如斯而已焉則夫匪聖人而壽七十者豈非古来之
所稀也耶然今之人則與古之人又有不同者古也
七十而食肉今也方強裸而辛卉傷其胃古也三十
而有室今也方總角而遥奔蕩其情於是有五十不
殀之說而六十且稀矣況七十乎抑雖七十矣而匹
配或不偕其老子姓或不榮其後禄養或不贍其衰
則亦奚貴乎其為稀也吾常熟之奚江承事郎友蘭
錢先生貌豐而骨古既有得於貞元之氣而好文而
行義復無損乎純懿之德今年壽躋七十余嘗過江
而三爵之焉見烏紗綠袍峩然南立者先生也先生
之右被霞冠鳳婉然避遜者令壽七十有一令配沈
孺人也而匹配偕矣見佩帨而翼先生者長子鄉進
士也捧觴而扶孺人者次子錦衣千兵也見歌南山

之詩群列階下者諸孫貴監邑學筆五人也而子姓
榮矣見宮室峩如田園浩如僮僕秩如聲樂鏘如發
羞芬如而禄養贍矣夫以少陵感慨人生之意如彼
其切使其得覩先生與孺人者則其豪吟以張之更
當何如者哉惜也余不能學杜亦僭為之頌焉詞曰

奚江兩過波痕緑江上仙翁顏似玉麻姑飛下
九天來春風偕老黄金屋手栽桃李滿江濱盡
向乾坤吐清淑座中誰是百年朋把酒窓前山
數簇

記

詩塚記

虞山之巖極峻者名拂水水下注而上拂是巖以水
奇水之旁有三偕石恠甚是水以石奇工部錢公卜
斯地塚其詩則巖與水與石又各以其詩奇此固吾
虞之勝談也或乃曰工部好奇乎余應之曰不然蓋
反本也惡著也順化也迹山以厥靈鍾吾主代出詩文
宦顯今則有公焉夫惟公之詩藻為山所鍾故其氣
格如此巖峻其波瀾如此水拂其意致如此石偕則

是詩皆釀靈於山者也山特假公以鳴耳公也為山鳴之數十載而悉其稿還之山得非反厥本耶夫詩如公既着矣而公且以字售其為字於稿也有孤高之筆則亦氣格有淋漓之筆則亦波瀾有紆疊之筆則亦意致如是者數篋焉而以輝煌於人世不亦着乎悪其着則掩之誠是也造化之在萬物各為塵刼然後已而古今輸墨亦無不然公之此詩也此字也而此埋焉其先順此化矣乎於是或乃喜曰留哉斯言豈直破好奇之說耶反本者重義悪着者為已順化者敬天余又曰茲三者皆公風學也遂録之薦於公

賓湖記

琴溪陳太史題其內黨顧氏原敬之號曰賓湖湖在琴溪以南名曰尚湖其南世為南湖散人之居其北屏而鎮之亘十八里為虞山其形勝以是山相暎帶益明麗凡暑寒旦暮浮舟躍翠沉黃沸白恍惚千百態不可窮或晴日則風帆沙鳥爭與吾人相互而其東小樓飛棟亭亭霞際遥望之者或曰在水中央而

不知其伏於村落亦頗深矣是曰顧氏而因以實湖稱也實之為義不同利用實於王則王為主吾為賓寅賓出日則又以日為賓而吾為主夫所以迎之者原敬推是說也其以湖為主而已特為賓耶則斯實也實而以已主之則惟其人而已矣蓋古今天下之境若蘭亭之於右軍柳州諸景之於子厚大抵設之者天則成之者天則名之者夫孰非人是故惟其人之主之而聽乎山與水之來實也原敬方妙齡知高尚不喬湖名又善詩工隸書於諸形勝可盡模寫是亦惟其人者也是亦湖為賓者也是誠散人之居東南相美而致有茲記者也散人為誰前吏部驗封郎中南湖丁奉

代勝山記

代勝山假山也假山而代真山之勝也予家北傍虞山四時朝暮勝槩百出予之所以怡養身心者有得於山多矣然風雨北來則每閉窓而南向焉於是與山相隔而仰止之心或怠矣適有善累石者謂予曰

子盍山於南耶予遂忻然買石數百累成於嘉靖甲申之春其諸峯巨細雖皆苟美焉耳而亦不無身心之助有主其巔者如烈將勸奮義也有次其傍者如寒士勸安貧也有如猛獸在東麓其勢蹲勸肅威也有如立鳥在西麓其腹空勸虛心也予之樂此諸峯也則又亭其上而登焉以勸吾高池其下而濯焉以勸吾潔草木其中而相與生焉以勸吾容然則虞山之勝此雖不足以代之而予之所以怡養者實假此以代乎虞矣予安得不為之記

遊郁灣石澗記

覽勝山川者好其異焉耳厥平地則好異景然而兩者不相值也寶巖一灣以郁氏隴傍故遂名郁予登鸛峰之明日徒步入灣近在坦麓萬石所叢如人如器如屋如鳥獸巨細頑巧密相締散相絕翼翼齒齒彌亘澗壑上與層雲聯疊而互映茲不謂平地有異域耶三春乍暖薰蒸袂袖乃石氣凜凜凄神寒骨兩崖白礫晶熒照地猶冬空試雪一望繽紛二三樵子若戴六出而去茲不謂常時有異

景耶一地一時兩趣相值同遊馬生汝達暨吾奕奇
衮三孫皆踦跚玩石而侑吾詩焉吾不詩且為記

遊天平山記

八月十一日巳刻遊支硎畢輿夫告曰茲將過嶺至
天平而午食遂從坦道迤邐而進頃之兩嶂分立闖
絶他境意此外不復有山矣其中凹嵌一徑砌石磶
硃此即所謂嶺也自是數百步後遠近諸峰復戢戢
相見又頃之下一坡而天平寺在平野矣寺有産田
千畝充粮里之役與民家同不暇修餚清供予入坐
食徹主僧從外歸引予觀范文正祖宗三墓及有文
正祠然後指點諸名勝若龍門卓筆峰白雲泉飛來
峰使余諦視殆悉而其遍山奇石則俗謂之萬笏朝
天焉試以笏類擬之有環其首若琬圭者有半銳半
圓若琰圭者有方正而下空若冒圭者有米粒碎斑
紋若蒲璧者其次漸微有若大夫執象簡者又其次
益微有若士執槐簡者凡此類矗矗層層莫可殫述
而皆作勢向上以朝乎天作而遇之可以興歎若之

心熟而象之可以肅朝參之貌此庶乎不為慢遊者矣而況獲拜文正以竊其幽光尤為好德之一勸也耶於是重茲遊也而作茲記

虎丘賞月記

高士之過吳城者輒遊虎丘遊而以仲秋之月夕者罕也逢仲秋之月夕者輒賞月而遇霽霽而風雲皆絶無者罕也賞月者輒拉友友而同科甲同道誼且乍會於闊別之餘者罕也嘉靖乙未八月十二日予遊吳山甫畢入郡城訪同年友憲副時川姜公公別業在吳江予世居海虞各無由至郡故與公喁別八年矣公今適至叙三十年之交乃放舟設酒抵虎丘登千頃雲閣謁周文襄況太守二遺像遂遍閱生公墓闔閭墓劍池憨憨泉諸名勝迨日落移席於千人石而邀月焉時長天一碧鮮瑩如洗雲不起纖翳風不動秋毫月自林梢漸至天頂而殺閣泉池與山光樹影交相映漾於一鏡之中予之所謂三罕也者於斯乎盡得之矣而憲副公屢言曰良夜良朋百年奇會惜無歌樂以侑君一酌是我東家之欠事也予

笑而觴公曰公聞古之夜遊者不必以樂歌為耶李謫仙月下獨酌對影三人固足以自樂而白太傅潯陽送客一聽琵琶反添遷謫之恨今我二人非謫仙太傅之英賢而實主交懽伴客四五勝於獨酌多矣況壯年致政白頭林壑以得有此會勝於遷謫多矣況吾輩道誼之樂上可以酬月皎而下可以荅山靈彼流連聲色者孰得而喻此樂耶於是公乃壯吾之言而躍然大喜遂率客觴予相與劇談盡醉各入舟而卧

遊石湖記

唐玄宗以鑑湖賜賀知章宋孝宗以石湖賜范成大卒使二臣益高而二湖益勝樂恬退者千古榮之然賀子晚節放誕乞為道士范公出使金虜瀕死不屈其優劣固有定論況范公吾鄉賢石湖吾鄉境則吾弔訪之道詎不有推先者乎嘉靖丙申三月四日予遊玄墓還舟至橫山謁公祠宇塑像乃散步行春橋探楞伽寺登上方之一峰瞰石湖之萬頃因念公恭相早休詩文名世凡此中物景皆幸遭公珠玉矣愚

安能復有作乎於是擲杯舐筆但記吾謁公之自

賞桂家燕記

予家寶敕堂前古桂兩株發任兒設酌邀健兒等侍予燕賞坐客皆稱勝叙不可無述予謂賞桂之道有二賞其質者象乎其貞賞其花者象乎其馨其貞也炎涼四時而蒼翠一色有子然自守之操其馨也藏於葉底而溢於風前有閟然日章之美賞斯二者其諸善賞也耶若夫躭利達者有謂月中折桂為登科之賀而詭誕不稽是誣桂也有謂丹桂五株蓋蜀諱諛媚道之詩而且贈寶儼兄弟失節之臣是辱桂也予以此為桂不平久矣乃令辨其誣而洗其辱則所謂善賞者不亦愈善乎於是客皆曰是桂之遭也屬予閣盥書之

遊張公洞記

二月初六日顧山吳子作主請予遊張公洞過陽羨東九溪順風一帆青山四岸二十三里抵吳之蠡庄午後遇兩且阻徙洞邀至其蠡南榍舍賞覽樓葉古館湖山草木二十四景對酌聯句共得五首晚復到

庄盡興而寢七日並輿出入層巒疊嶂之中至吳子乃兄大宗伯庄舍小憩一茶閱其堂宇巍赫園林侈麗可謂江南之偉觀既乃易騎而策或又連袂而步越二十七里各得詩三首尋抵天申宮玉泉亭巨石隔屏澄潭展鏡予謂張洞之景蓋先此為之兆也於是吳子觴予送入洞口承呼道士前引諸僕棄炬擁壺冒暗把滑匍匐漸下冥搜地底認觀仙人前廳後堂卧床丹竈芝田驢跡等處凡有善權兩洞之高廣而奇險倍之每遇一奇輒相呼報每遭一險輒相褰扶每揚一聲以試谷應每進一酌以禦嵐寒不覺降登幾度盤旋幾凿遠望日光一隙鼓勇求至將白衣戲染石液以為魯識張公洞之証遂躡梯而出忽在平地吳子設午飧於乃弟縣尹之庄候予入席問曰不能賦矧予何言哉吳子曰公不言勝而勝在不言洞中記勝之作何如予曰但記遊耳若記其勝則萬石之態狀雖李德裕不能識一洞之精英雖謝靈運

傳

表此正見公之所以善言勝也

戲以藥名作黃精傳

黃精字細辛別號海桐幼名阿魏世居穿山今徙石南蓋天竺黃之遠族魯祖黃檗常山縣令祖黃耆父黃連字續隨精自少無食無名與杜仲藍實善俱寄生空青山中兄黃芩勸曰盍求一生地乎精乃求獨活未幾至景天寺訪密陀僧號菴藺叟性孱朴貌麻黃大腹皮嘗從天南星士得玄精之術料事百合人稱威靈仙乃謂精曰吾相爾伏骨如犀角膚如麝香宜貴也今爾每食續斷飡敗醬之味居牛膝之傍鄉人心如狼毒視爾猶衣魚鼠婦魯無覆盆之照者爾何不讀書百部耶精素有遠志遂奮曰吾不復伏冀矣乃讀書徹夜燃燈心嘗熊膽自勵及赴舉至絡石廿禱於茨神廟卜者謂有登天門之兆乃獻龍骨呈祥賦謁昌陽王王在琊珠殿其儀衛皆射巴戟大戟精驟曰吾王天靈蓋如此臣豈有石膽胃進耶時靈砂山人梅實為相方欲使君子以自輔乃薦之其詞曰精有知母之孝有貫衆之才有益智之見王聽而用之權為國老精始娶白朮女貞實孰婦道灑掃不

落篘精以驟貴侍車前執馬鞭者每百人居沉香亭設雲母屏飲玉屑酒性畏寒不恐冬每冬服欲防風則五加皮焉又賦政薄苛與人參商縱家童劉寄奴交通外國辛夷前胡言官吏貪汙遂劾之曰精之惡實五倍矣吾豈為王而骨碎也即罷相精笑曰吾王不留行矣吾祿食比前不但過出消石鄉遇烏賊木賊遽刼之迨抵家其親友茅根郁李偕其妻族白欵白及笑迎之曰子為宦夫何首烏即歸也居數載作白頭翁與客雷丸以共樂嘗嘆曰人生如夏枯草耳梁上塵耳因改號決明子蓋多其蚤休也後病卒葬蓬砂山厥生一子黃藥早沒精泣曰其柰沒藥何既娶石韋女為妾生三子幼名大黃雄黃牛黃其終皆莫悉云

木醉翁傳

永姓木蓋端木賜之後傳世既久稱之者利於簡便若所謂司馬但云馬歐陽但云歐之類翁上世昆季繁衍其有聞者長名榆次名檀又次名梓餘各從所宜不可悉代居於山林之叢中凡賦性堅勁者皆其

通宗戰國時滕文公幸其第公曰朕以懦弱方病於齊楚已欲倚人何能為人所倚吾恐吾之終不足為世器也竊聞子之族堅勁願有所託時榆輩以氣質剛材誤為公輸子所取曲加斲削欲援入客席但無稜稜凡對人坐卧輒不合乃忻然與公盟曰臣樗櫪引蔓之親相為牽纏今而後幸與公為腹背交矣公諾之乃世締不衰厥後木氏稟形相繼皆方腹有雅量不問是非亦不計生熟類能容之背亦方稍長爽日作橫斜之狀與之玩者或頹然倚其上亦弗較閒有疑者怵其故曰木氏之德如此其賢於厥先耶因就而試之未幾躍然曰疇昔之夜夢有二丈夫生之姪可以儛坐客耶微滕氏則吾見其廢矣蓋向謂腹背交者木氏以群枝競植其外而滕氏則交絡其中專以閱人為責故衆目畢張鱗鱗若網罟然以柔嫺衆等於裨褥之可親以是識者謂文公之不宿其諾也歷數世至翁自少好安逸欲取名於器謀諸其隣卓氏車氏僉曰人所資以逸者莫如床遂以床名既長有骨節不屬之恙適與醫者嚴郡漆先生善，

每三四年乃一治頸瘦潤近生一肉枕多動搖可上可下旦夕隨人俛弄漆先生戲之曰子胡不倩我治渠耶俗云好睡者與之枕此側媚態也翁俛而不荅兩手弛然外拱如弛弓人且撫且握甚至以足加之翁笑曰君以吾手為光武腹耶嚴陵之足奚必為辱嚮於足下設一枰示欲薦引夫好登者又渥以桐漿使塵汚不自知惜未得大用其所謂休休有容蓋如此然於作官之徒拘拘坐立者多不睦惟幽人逸客懷仰伸縮則與之為至契平生不嗜酒等以其落魄之象有使於醉翁故以醉翁號之云　南湖丁子曰世之人有能如翁之容我者耶吾見容於翁則凡見忌於不如翁者固無恙矣嗚呼吾已矣夫

文

祝齒文

南湖丁子久患齒疾抱痛吞悲莫延晷刻昨於暝眩之間意必有神使之者乃歌枕默誦恍惚見其神而祝之曰嗚呼爾吾齒耶而胡不吾恤爾我相生饗飧是力爾性雖剛包羞囊糲爾容雖皦含汚餧饘吾不

能粟肉王庭以酬此德而與齊民相去亦百矣曩嘗薦爾漱芳於瓊林之巵咀甘於粉署之祿膾縷燔芬椒馨韮馥爾當是時奮如蕪頗貪如何魯是將使我餔餟如樂克而亦於汝乎奚憎盖欲同甘同苦以畢餘生夫胡唇亡之約未踐而反噬之毒已成引風伯為上將結蠭黨為中軍交攻互戰寅夕不分雖有艾灼田單之火藥傾智伯之波而但龜龜氪氪嵯嵯峨峨浮浮汩汩婆婆娑娑剌如蛇蠆劘如戟戈是以幄懸燈熄之夜唇交舌結之晨惶惶慊慊吁吁呻呻騰騰隱隱戇戇顰顰爾何忍我於伯夷之餓豫讓之唾而愬予曰僕遇先生甘辛有年云胡一恙即爾危言僕亦以寃訴諸天君天君之語出自帝閽謂造物者之於僕輩固若彼其不均僕有遠宗附於讒舌出入荀孟倒顛堯桀而乃啗吳越之脂膏嚙漢唐之杼軸喋啑言辭吐吞威福僕有近系直喙是依堅刃靳尚嗤啄不遺而乃吸顏淵之瓢水齕范冊之塵饐嚼雪

投荒絶糧馳騁蓋自古而皆然何先生之不諒雖然是有命焉亦未可執一而論也僕之先世欲顯而倏生於杜后將衰而復振於太公碎於睢陽而節愈烈落於昌黎而文愈工僕之得失不足以為豪傑計而詞之壯也嘆曰吾今亦且休矣覺而録之群齒帖然如故

咎足文

南湖主人足有寒疾幾數年每夏風雨亦燃爐否則脾胱之恙乘之矣於是呼我方趾使者而咎之曰使乎爾吾後乎爾之後於人者萬狀而知吾已福乎後爾者農爾工爾商爾而吾士大夫屬也農徃於田工歸於肆商出於途爾惟其利而乃縈塵染淖越巔踰川水石湿於齋女冰雪煦於吳綿八方躑躅萬里翱翔並纍纍其胼胝竟與伊而兩忘若主人之待爾則何忍附於凡庸輿作爾僕騎作爾傭繩趨咫尺矩武從容呪乎曳李白之靴飛王喬之舄裹鄧艾之氈締叔孤之帛人或以孰熟成癬為吾跋扈而爾特於孟

軻之寒疾四時不置方得火而融融忽旋踵而凜冽
溢汗如霜摧膚如裂乃自下而上升使脾胱其共痺
是以遇衆瑟縮登途顛踬然則余何負於爾曹而俾
我百為之盡廢使者聽之作色而憾其詞曰夫子以
此小怨而棄吾大德耶子如以彼而易此恐不但一
得與一失也子謁公卿吾趦趄乎子涉聲利吾驅趨
乎子能擇路吾蹩躠乎子能讓畔吾踕躓乎而方為
子踶謝安之屐跨荊公之驢傍長松乎箕踞倚脩竹
乎踟躕屢芳徑躡層樓躋秀嶺步清流鄙禪氏結跏
之苦棄官途顛躓之羞居無蹝蹋行無逗遛是將夷
愉優游與造物者同遊若夫好冷而惡炎此夫子之
性也胡不歸諸內省而惟僕之是病主人於是寒則
治心暖則治足可煖可寒泫無定慾乃喟然歎曰耶
爾吾身不盈七尺寒煖翩翻已不自惜所謂伊人於
予何責

表

陰陽訓術周浩之壽壙表

吾常熟以詩禮仕宦巍然為鄉邑望者必推周氏周

之先世多文人至元季有蕭巖清甫者尤一時賢傑入

皇明清甫卒其子蓮齋孫守愚累德既深乃生半埜以仲子貴贈刑部主事娶邵氏贈安人生四子仲子則進士刑部郎中娶郭氏叔子則秋圃君也君名瀚字浩之十歲安人喪繼母趙氏鞠之年十三主事公卒未幾受產立家偕其兄及其諸族貴顯中外輝列廬家日以裕既乃見其兄及其諸族貴顯中外輝列簪組遂作曰古之仕者苟有一才一藝皆足以自奮

然則吾何為不用世哉尋以通曆學謁銓曹授本縣陰陽學訓術其議論曲當乎人情而區處備叅乎世弊於是有司才之委以諸務若決疑獄徵逋稅葺橋梁修宇廨鑿河渠防寇虜種種見褒於當道而君之忠誠事上之心慈祥臨下之德愈久而愈堅者於今廿載矣故大臣如司空李公且以其善辦白茆之役直移檄獎之至與諸賢有司並盖此役浩繁雖郡侯邑宰莅無定策君乃為之指顧獻計而立功居多此豈世之為畢職者所能及耶君又好義舉族有婚喪

不給者每竭力助之其友吕良弼卒柩值火災君率衆舉柩火其膚至燦爛不省少避而其柩以全人爭曰古義者事也年五十即無意世務闢圃室旁藝果蔬設池館名卉雜陳而佳菊尤茂徘徊東籬悠然有見山之趣故自號為秋圃預開壽壙於廣山北麓桃源澗之原卿縉紳東湖錢工部誌之梓堂劉進士傳之矣而今又乞余表之余與君為世婣知君頗悉因喜而歎曰君欲余之表此君之所以為可表也蓋世之迷不知止者至貴矣又必欲世為公侯然後可至壽矣又必欲世為不死之神仙然後可是不知天地之始終確有定數而不由乎人情之貪慕者也自大賢以下知之雖其壽將耄耋而且預為茲壙焉蓋君之機敏過出流輩余與之平生相處每試處大事臨大變侃侃數語間以詼諧而群疑畢破則其於一已之始終豈不見之蚤耶故曰此君之所以為可表也君娶南沙望族奚氏先卒繼陸氏禮部主事坦之女亦卒子五楳娶錢氏待缺訓術楊娶楊氏衛令史起送吏部待用楨習舉業娶龔氏俱

奚出次楩聘兵部員外郎陸冏堂女桐聘鄉進士蘇于岐女側室高氏出女三顧爵庠生袁國淳徐遵皆其婿也孫男六炘娶國學生陳陽初女燉焚俱棹出儒聘太倉州庠生錢際可女烓俱楊出爨櫝出孫女一餘尚幼云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七終

南湖先生文選

古吳丁奉獻之著　玄孫孺端編輯　仝男　汝驥　驥訂

誌銘

敕贈吏部主事先考府君封太安人先妣合葬誌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不羊而卒不肖奉時甫成童葬從歛約誌文亦在所闕此固日夜疢心而哀痛無及者後廿有一年先妣太安人棄養乃啓封而合窆焉

不肖因敢追述其生卒歲月世系里第納諸壙中若夫潛德懿行固莫能悉亦不敢誣也府君丁姓諱森字元秀別號尋樂五世祖子敬自常熟下邳徙居今之柴涇高祖仲玉曾祖熙昭祖以和皆不仕世理農桑而業詩書考永吉以輸粟榮授冠服母金孺人生三子府君其季也幼時瑩然白皙天質清朗性復頴敏人咸以遠大期之稍長有志舉業不遂猶且好文之篤故誨導不肖特加嚴切每事立訓惟恐流於荒怠師授之餘躬自程督一不少貸時獲生禽遂縱之曰為吾兒祈壽與祿且稱其堂曰種德示為傳世之計其篤愛類如此性坦夷薄於貨利人有假貸而負之者卒亦不較事兄長接賓朋待奴僕各稱其情以故稱為善人者無閒詞也卒於弘治乙卯八月初十日遡所生天順庚辰九月十一日壽止三十六正德丁卯不肖賴餘庥中鄉試明年登進士又三年得推恩贈府君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而先妣偕封太安人太安人姓徐長洲相城舊族曾祖蘊文祖孝章父克誠母陸孺人早亡舅氏宗博宗涵公抱育於家既

而歸先府君其慈祥冲素本之天性然自幼習知禮
法尊卑撫事舉無可疵端容止寡言笑閨閫之外足
跡不踰為婦為母三十餘年雖至戚邇隣有不識其
面者而府君凡有義舉多其所贊益焉府君卒時不
肖三甲已勉娶而遺孤三女皆在室未行太安人專事
紡績以資奩具及律以貞則教以女紅若嚴師之於
弟子故今諸妹有歸皆宜其家人因知為母之教也
甲戌不肖轉郎中而太安人以其年十一月二十日
卒於官舍訃所生天順己卯六月十六日得年五十
有六嗚呼哀哉子男一即不肖奉娶秦氏女三長適
秦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四鐘健娶錢氏佾聘朱氏保聘
王氏佐聘程氏曾孫女一皆幼卒之明年十二月二
十日窓在虞山寶巖灣嗚呼太安人素多病而奉必
孤母子二人更相倚賴幸不即死以至今日繫各仕
版先考府君祿養弗逮已抱終天之恨而太安人得
沾斗升之祿復爾奄棄天胡降毒如是之酷耶抑不
孝惡極罪大以累吾親耶五內崩摧詮次失序其發
揚先德必藉名世之筆以圖信今而貽後則有所待

云

秦母盛碩人墓誌銘

嗚呼碩人南湖丁奉之外母也奉少孤苦母以其仲女妻且字之若吾母繼字吾諸兒襁褓瘡疹閒恒通宵假寐比俱長一飲食輒思諸児故諸兒依依母家僑慈孫長女妻王璸季女妻范雲母之字之及其兒若女皆然是故正德辛巳二月一日之奠甥族之扶柩而泣者男女二十人咸盡哀嗚呼奉之哀也忍無言以沒碩人之良乎碩人姓盛父民望母卻常熟邑城人邑西大和里世家秦氏至孟高處士之長子為吾外父守中配碩人碩人歸秦未幾孟高後於鄉稅外父承其敝公私困窘坐累福堂碩人捃勞茹辛應內外所需凡出有於無徵豐於約先以濟夫之難而卑尊日養亦整整倫舉奉諸鄉族之憫其遺而賢其行者百口如一外父先卒母在孀子男惟一曰楷幼母撫而泣曰吾夫不祿吾不能竭力以相而傾吾秦宗祖之貲吾復忍吾兒猶此耶乃益奮夙心圖恢復母夜分軋軋織紡聲鷄未號則命婢促舂之語已聞於

二隣故今楷甫壯毋已七衰而其家庶能有乎無豈
乎約識者方以為天之憐其行而挽其遭而毋目尋
瞑矣嗚呼哀哉毋英敏駔駿家事能察是非發隱伏其
遠下衆戚戚然慈毋之為心至訶責戒禁之方稜
婦德者類掇以為詞而莫獲其真嗚呼如毋者其稱
丈夫亦真矣毋卒於正德辛巳正月十五日葬於大
和塘南之先塋啓守中之壙而合窆焉楷配楊子二
女三銘曰

相夫之志失於孤何以得於孤天之報其
相厥夫

丁毋楊碩人墓誌銘

海虞丁君沐遂經贍史譽於儒林廣且久學政御史
禮其文尊時制貢之　朝邑大夫方勸駕沐曰吾毋
老吾將弗官矣居未幾毋疾作卒知者曰是孝之驗
是天相之終大事也時維正德庚辰四月初二日年
六十有五明年辛巳十二月幾日沐於虞山寶巖啓
其先考守愚府君之兆葬碩人先期自為狀號泣踵

余門謂余曰君與不孝同宗又少同事文義稱通家知吾母莫如君君其哀諸敢請銘余應之曰余哀而母猶母也奚需請按狀碩人楊姓大父盛妣張父震妣李李以清江丞為父丞愛碩人以歸鞠之甫笄復於楊適守愚守愚失怙恃力克事其家事繼母生死責在碩人碩人曰未盡吾夫事親事也或悶之嘗嗚咽而未言或叩其家有女焉為瞽於室聞碩人聲其容歆然有兒焉病於褓見碩人容其聲嘻然或又問之曰吾公姑遺兒女也逮瞽者老以死褓者壯以娶皆財力其間色無怠念人以是稱守愚者先其妻守愚卒碩人訓教沭不衰沭之始從師也自守愚束脩以上嘗以私惠沭贈其師曰第恐汝父禮不及耳沭既廩於庠語沭曰而有廩今不逮養而父吾母子食飽矣而父之弟貧而恐諸沭遂分其廩養季父碩人子男二長即沭次汴汴死遺孤三益沭撫之教尤篤如乙子三省人以是稱沭者先其母嗚呼吾獲交吾宗相彼此三世守愚以上吾皆知其良沭以下吾皆卜其貴碩人之始終至此其無憾已沭娶陳繼施汴

娶李三益娶錢三省娶錢女適衛坤孫女諾夫某沈
某錢某銘曰
姑而繼　婦所忌　瞽復孫　夫之弟　婦入門
骨肉異　凡諸難　丈夫避　一碩人　賢以孱
兒孫昌　此其地
余新之慕誌銘
余君於正德十四年年五十三十一月丁巳卒家不
能喪宰邑洛陽劉侯以學傳安成劉先生暨諸大夫
士訴君賢買地虞山北麓卜吉卒之明年三月廿七
日奠君君之子賓門人朱武卿先期以狀來請銘嗚
呼君故吾心孰也奚忍銘即銘之又奚待請銘君名
新之字雅善孝友待物上下克忠信不衰少聘王氏
王氏瞽君始起文名或曰惡乎配君恚不為荅迨合
巹雖然出其性王且有毋婾居迎歸生事死葬猶已
毋每上官風聞之喜曰又一周恭叔盖君彝倫凡似
此宗義為君魯祖祖薦輔德芳父毋周先世流寓抵
常熟蓮塘比德芳貧無以家君遊邑城學時慈溪楊
侯隆儒振義類劉侯得君所為文嘗之授一室薦為

邑學生學益力或自焚膏引光對冊五經諸子歷史
浸灌磨礱覃於講授其文深重閎博不為世俗絺繪
語凡與御史選輒上列子弟翕然趨門相賀曰爾今
其遷喬已然君性廉雖門多富人又薪水或不繼亦
一介慎所取試於鄉五弗售常自謂得失利鈍無不
可因號曰可齋吾徒重其人皆稱可齋先生不敢字
卒之日交君者齋聲哭之哀哀而貧如君者與得為
者爭賻之惟其力有未交君者亦然嗚呼君之行不
下古人而學不讓今人然始終無一遇傷哉其為命
也已君子曰富貴而人惡其生孰若貧賤而人哀其
死君之得此失彼必有能辨之者君有子三長即賓
娶陳次賢夭次卿聘顧女一婿孫煦孫男一銘曰

嗚呼可齋　惟學斯植　惟遇斯棘　惟天斯直
以昌厥德

行狀

敕封安人亡妻秦氏行狀

安人姓秦秦故海虞鉅族居邑西大和里累世富饒
清白其先有宗惠處士倜儻好義以其族顯至厥孫

守中配邑城盛氏生安人盛之賢德卓為女輩所琢
安人習得其教且自幼知孝年十餘母病劇夜半守
者俱倦卧乃孤立侍母忽見牀後垂髮一鬼躍至欲
侵母安人端坐諦視之鬼即避去識者以是占其為
德婦矣吾先祖承事郎望山府君先考　贈文選尋
樂府君為不肖奉擇婚以安人卜吉幣定焉安人年
十七來歸於予予曾祖妣顧祖妣金暨家族大小咸
即世吾先妣　封太安人徐孀居多疾而予幼妹三
人重為其累予少朴魯惟遵文選府君嚴訓篤志舉
業生計一無所辦況士俗澆薄受侮不少於是貲產
日削食費屢空幾莫能家矣而安人以一少婦當之
黽勉有無拮据百狀親井臼督農圃每濟急則以服
飾出典促予作券旦夕經營中饋養太安人及三妹
而三妹嫁禮賴其區畫尤多逮予遊邑庠出則裹糧
而送入則治饌而迎使予從容飽食不怨屢空而肆
力問學者幾十載於是予正德丁卯領鄉薦戊辰登
進士明年與選風憲考中憩辭乞南曹養母授吏部

文遜主事爰以安人侍太安人至京邸太安人處家
好靜乍徙他方頗不自適安人左右順承務求破顏
乃已時
朝廷推恩太安人與安人俱蒙 封典鄉黨榮之安
人曰吾家只合以清貧自勵寧敢以此榮自後耶常
謂廉官無以贍家第聞洪武門西市牧木綿紗緯乃
率婢奴數口紡作貿遷無倦於是微利日給而薄俸
頗餘矣有鄰婦邀出遊則却之曰出遊固非婦道在
我亦妨女紅故京居六載未嘗一出門外而留都勝
麗付之罔覺予轉本部驗封郎中既久太安人舊疾
大漸卒於邸安人盡哀殯斂悉如禮於是扶櫬以歸
尋遭僚友下石而予之宦志亦絕矣比服闋致仕當
道薦用安人止予曰君性尚廉退厭塵濁其以不出
為高乎於是相予家務巨細畢力二十餘年而婚娶
田廬諸事自謂苟完矣安人生於成化戊戌八月十
五日子時說者以為得月精華分當賢淑予嘉其敏
慧而直端莊而和持身應物每有正人之言智士之
見殆猶一丈夫也其祭掃備必預薦必躬其於子及

婦愛必均教必嚴其接夫族父黨諸親禮文稠悉而於女屬尊甲繾綣尤至其族黨稍生隙則善道予令歡解其欵賓因人治具不待予言而予惟坐享其勝侍童僕皆畜之自幼至老以及渠子孫而渠恃戴並如親毋亦無敢以詐僞應者其村鄰多佩德不肯忘安人與予伉儷四十年各盡敬愛如一日既俱五衰因第三男保殀殁即以薄業付子輩乃連牆析其居吾二人倡隨優游以享子輩之養於是安人女紅所積漸惠子婦而諸孫嫁聘亦盡分給適年預築壽藏

無良辰吾夫妻同往遊相與言笑後事於雲山之間蓋以術者謂安人癸巳不利也而癸巳冬至果患瘓火迄明春甲午嘉靖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五十有七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安人生四子長健邑廩生婦朱氏次佾邑廩生婦錢氏次仕太學生婦程氏其一先亡者曰保亦邑廩生孫男六奕娶鄒奇娶吕衮聘陳言聘瞿產聘沈高未聘孫女二長適錢應昌次諾沈黙茲卜嘉靖十七年戊戌三月二十四日以壽藏厝于虞山寶巖灣祖塋之側予矢弗再偶亦素

不置妾蓋特重糟糠之義而今自寫其實如此誠不
忍沒善以負賢淑之魂尤不敢誣言以瀆誌銘之筆
云

贊

先吏部行樂像楚贊

嗚呼先生為善而嗇其壽遺不肖之孱弱恐上天之
迷謬嗚呼先生為善而豐其後荷
一皇之褒敕享諸孫之姐豆然而貌象睟於有容豐
嵩置於不窕綽乎倘徉雅乎俊茂詛乎智箕
之弗營堂乎心事之無垢嗚呼痛想尊嚴幽隅隴
岫何幸冊青之宛然使百世而長覿也歟

朝服像自贊

爾辭乎權貴爾休乎壯歲戴冠委珮自疑功業之有
愧爾性也簡直爾行也庶飫垂紳秉笏自恃心胸之
無愧

喜容像自贊

少而偕嘗孤苦壯而連掇科名辭烏臺之職以避權
豎之亂求粉署之選以伸養母之情遇上下則簡而

直當官守則慎而清乃遭貝錦之累即安介石之貞
銓宰招之而不赴諫院薦之而不行罕跡者公府食
力者農畊秉義居鰥欲希乎曾子著書明道曷數夫
虞卿噫此其堂〻素行而謂之南湖先生者耶

圖屏贊

其體也方而於風靡之際顧足以自立其用也圓而
於當座之時又無所不及可往可來可舒可戢主人
病其宛轉之太過而流風惡其防閑之太急然而宛
轉者智之所以運防閑者義之所以執嗚呼且以置
諸左右而象其德焉亦不負於孔子之時習

頌

兵侍陳公督學頌

陳公諱琳字玉儔號石峯閩之莆田人弘
治丙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
督學南畿值賊閹劉瑾擅政囚執諸諫臣
公抗疏解救被謫厥後官至兵部侍郎公
惕歷中外宣勤半天下茲但以其督學之
功淪浹士心者敬撰此頌其詞曰

孚哉我師石峰鉅公七年督學恩滿江東督學凡幾
衆怨之叢維公偉德縷數難窮相臺校藝竟日從容
孰博而麗孰約而工寸瑕可忍片善可庸甄陶諸弟
笑語雍〻孰老而衰孰病而篤公其憫之慰勞懇複
孰懌寃罪孰困徭役公其矜之拯抹亟速汲引童蒙
兼收並録十三大郡人文或〻公量雖隘公法實精
公心雖恕公眼實明分優較劣一私不萌援尤超雋
舞鳳飛鯨外登岳牧内陟列卿百司庶職彙俊聯英
或炳文譽或赫政聲公之教澤安定齊名允宜血食
南畿諸賢安得同志奏章上達
帝廷

銘

樂愚齋銘

吾高祖希昭府君壯年有警於世難痛樂
愚為別號以怡晚節不肖玄孫奉追揚先
德構樂愚齋敬作銘曰

誰不避憂而趨樂乃皆逞智而黜愚抑孰知君子之
愚韜光而順命小人之智賈禍而殺軀故如愚之顛

子享陋巷之樂智囊之鼎錯犯東市之誅茲惟誠僞
之不并而致憂樂之頓殊賢哉我祖傑出海虞奮英
年之壯烈遺世路之嵚崟愛以愚而自樂遁踪跡於
尚湖行而愚兮不諛學耦耕之沮溺
鄙善陣之孫吳由是徜徉兮丘壑笑傲兮桑榆擊壤
兮皡嚻、鼓腹兮愉、是吾祖之樂其愚也不亦保躬
而裕後矣乎仰幽光兮遠奠致搆齋寢兮眞清酤顧
子孫兮守勿替俾先德兮百世孚

祭文

祭東湖錢員外文

嗚呼東湖吾鄉人傑和而不諛直而不訐敦姻睦宗
扶貧禮哲多金可捐醴酒可設忠厚之風能化薄劣
此其為人古長者列詩歌百篇銘誌千碣妥帖優長
不事風詰字墨雲翻畫絲霞纘索者聯延户屨不絕
晉唐才人是其頡頏奮飛倭遲榮芳晚節耆艾之年
科甲顯晰拜官工曹涖政齊浙托興蓴鱸歸心火熱
昆水泓澄虞山崔嵬杲杲古尋幽勞而罔輟今日彩舟
明日輕轍往還縉紳交歡互結詩塚峰奇義庄花茁

樂事追隨舞腰歌舌道院崢嶸釋宮清澈作為生祠
遊榼每挈于以永年直過大耋烏紗錦衣輝蕤鬢雪
有頎其長挺若貞鐵廣顙豐頤兩鬢如玦接我後生
匪嚴匪媟兩湖迢遥詩信更迭我詩不工愛我親切
實為公悅令子巍科糀耀門楔青雲再登古桂添蘂
我今思之欲涕欲咽安得重逢復為永訣然雖悲公
明春禮闈聲遍九截教子之勞不貲捂拮玉立雙孫
緜緜瓜瓞後世英雄的於耆耋公也自知百無杭椰
含笑全歸寶巖壽穴他日鄉賢位號高揭人生至此
天下所羨嗚呼東湖再聽愚說福在人間難全易缺
富者不文貴者易折賢或困窮壽或孤子惟天愛公
用意殊別無福不全有名不滅公其快哉棄養勇決
修煉功成飛升骨肉臨終大書新詞數闋自題銘旌
職銜不屑後事多端主張備竭去鶴歸鸞塵世難紲
面首前生百歲如瞥作神入仙不受人褻顧余芹忱
獨賜來閱我文不誣我酒亦洌嗚呼尚饗

祭外舅秦碩人文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正月甲申朔越二十九日

壬午館甥丁某率妻子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
外母秦碩人盛氏之靈曰嗚呼吾父也卒吾母也病
而吾家庭之難碩人之所分力而支吾吾妻也弱吾
子也衆而吾闔闔之內碩人之所委身而挈扶況吾
碩人之所以相其夫育其孤曰匍曰匐何有何無則
夫碩人於兒女之圖寧忍頃刻而自外乎然而以其
分則未亡之軀以其壽則耄耋之途嗚呼人生至此
而歸也是猶鑿土以埋瑜靈其不寐可以舍笑而來
餔嗚呼尚饗

誄

尚書劉公誄

南京刑部尚書榮祿大夫劉公諱纓字與
清號鐵柯先世在江西今為蘇之吳縣鳳
凰里人歷仕大明憲孝武三朝其宦顯著
若海陵儲侍郎嶼謂其為如侯覽為御史
如唐介其撫湖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
冰鎮靜如張詠是誠昭代之名卿矣奉初
登進士被選北臺御史乃懇辭乞南曹養

毋賴公以此情達時宰茲痛公沒而感公
恩也敬述公優歷作誄一首其詞曰
西江遥胄東吳鉅公劉漢之後維鐵柯翁登科擢第
絃歌兩邑夷陵農興賽滕盜戢肆蹐烏府諤諤諫臣
埋輪東廣攬轡南閩持斧還朝天顏日覿爰超僕寺
馬政脩飭肆拜都臺旬宣蜀地憯稅監軍松潘絶裔
乃肅號令乃討夷酋乃興水利夔峽旁流再撫湖湘
擢南大理肆遷兵侍立朝承旨肆轉留都秋官司寇
八座尊榮五刑寬宥七裘甫臨晝錦來回一品生榮
八耋死哀維翁英雄豁達亢爽變化翕張圓融倜儻
纚纚千言吐心忠讜嗟予晚末獲侍輝光體頎骨聳
顴闊髯張噓枯後進援溺同鄉維翁功德史傳不朽
嗟予自壯嶷恩白首結草徵情誄詞駢偶

冢宰陸公誄

公諱完字全卿號水村世為蘇之長洲人
歷仕大明憲孝武三朝其志忠其功大古
之名將相不是多矣惜乎國事所倚不獲
早歸值倭俾江彬興爭進者誣以寧賊之

黨尋為公論所白以貶卒年六十九竊念

予同年進士許達素號忠勇公一日謂予

曰寧賊不軌吾表許達為江西兵備可當

一面未幾達剋即抗賊而死觀此一端亦足

以見公禦賊之心豈浮言所得陷邪予以

母氏姻婭知公素悉乃衰而誄之其詞曰

吳中著姓貴莫如陸孕秀鍾靈陳湖一澳篤生水翁

省魁爰擢繼登甲科特推雋卓名鄉典選雅識翁才

眷加青眼掄授烏臺翁不法受知於冢宰王端毅公七

陸澄清兩河揚激言路十春連章指劾肆噩梟副掌

憲江西青天之稱播於帝畿肆擢中丞北塞巡行忽

徙留國尋登燕京遂超兵侍始立帝廷時遭閹賊時劉瑾亂政

厥位弗寧爰有巨寇北畿興孽讒七齊明首倡

桀黠聯群數萬隨處屠滅青兗徐梁被禍尤烈翁為

大將以攻以戰討擊多方虜酋奔殿計竭逃吳竄棲

江縣狼山一捷鞬戈斂箭維翁此功如裴似郭高映

雲臺壯誇麟閣量功行賞宜公宜侯乃作左都執法

優之乃陞司馬七兵嚴翼乃躋冢宰十銓精覈光祿

大夫柱國太保康濟鄭危幹回黙皜義膽忠肝對越
蒼昊權奸中禍泰山亦倒昔宋秦檜枉殺岳公翁今
此禍與岳頗同天人共惜乃得全躬闔汀歸葬祖考
玄宮嗚呼我翁天生偉俊襟宇寬夷丰神整峻靡事
不謹靡言不訒寧肯苟為墮此讒釁嗚呼我翁玉貌
乱髯閣之赫之蹇之謙之遭逢三紀有顯無潛敲棋
展盡逸興日添嗟予菲劣猥蒙剡薦引汲雖勤汙邇
不變直筆摛詞掇拾衆見倘遇薰狐收入史傳

書啟

上太宰陸公乞致仕書

伏蒙以六科之論薦而公於汲引以毋舅之尊親而
私於慰惜大人之待不肖可謂仁義兩全矣乃必欲
不肖之官得非韓子所謂感恩則有知已則未耶
夫六科之言特念某求全而被毀耳求全之毀聖賢
皆然愚復何計況薦詞有謂為人簡淡無有過舉夫
中庸之道三淡簡温而已愚何人斯乃以簡淡見稱
於百職遂蒙六科合議而白之銓部覆奏而旌之
聖天子垂覽而然之兩京天下賢士夫切齒於毀我

者至是則翕然以快之而愚亦自信自韙矣愚復何憾然且方命而不出者正以簡淡乃德學之本非巧宦之術簡則逢迎趨走皆不能淡則紛華勢利皆弗屑若使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此貢禹所以不免冠而退陶潛所以不折腰而歸也且愚素志以簡册為娛著述為業即今三十八歲浮生倘短難期曷不堅守林泉以圖不負此志耶大人立賢之法篤親之情不忍棄捐不肖此生效報無增但聞狄梁公為相候問廬氏毋姨欲官其子姨曰我惟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幷守貧賤公憮然聽之伏望以梁公為例姑容上疏乞休幸甚幸甚載惟今日

聖朝雖非女主而宦官佞倖不減武氏之禍大人撥亂反正務以梁公為法尚冀功成身退彷張良赤松之遊尋裴度綠野之樂此則不肖之所以效報者也遥望鈞慈無任懇戀之至謹頓首再拜

荅巡撫殿陽公書

某謂同年之情古今有之古也同年在上而庇乎其下者多今也同年在下而求乎其上者衆僕棄官二

十餘年窮居分定固不敢以無求自侈亦不敢以有求自辱乃惟亡友湯憲副引之至廉極貧嘗為公之同僚今其屭棺與厥父母等五喪不葬敢請公為郭元振以成善政之一端此僕無求之求幸即以庇同年者庶亡友也謹再拜白

擬死後謝絕賻奠書

奉也生無益於親朋死有慚乎賻奠乃從小學以父喪致客為非亦讀魯論以奢易浮文為戒爰自六旬即立治命待後一（一作死）遵堅却來儀遂平生廉簡之情率古人儉戚之禮若兒孫違我者我必怨而恫也惟君子聽予焉予其笑以瞑乎

對

對屠少保劉冢宰

正德巳巳

上命少保中執法宰波屠公朝宗冢宰鈞州劉公志大會同考選御史予以進士預焉二公以選中姓名各加一點而於予特加二點屠公獨呼予一人教誦復命語音注眷尤篤予愀然跪對之曰進士荷蒙顯

擢榮幸寔多但某自少失怙老母孀居止某一子若
為御史出差則恐違母之養況愚性鯁直若為言官
犯上則恐貽母之憂若以今之時事而畏禍不言則
恐負朝廷耳目之寄伏祈改南部使母子相依或許
歸田終養是明公厚賜也二公聽而喜之相語曰今
世青年有肯棄顯職而求冷官者若此耶遂蒙延譽
滿朝既踰月冢宰謂銓司廖公曰此子求南當與清
秩以遂其高於是補南銓文選主事

對守備太監

吏部驗封分撥吏後有撮閘之例以息爭也有考選
之例以尚能也著為定規莫之能改予在南都任驗
封郎中時守備太監威震諸司諭之者弗其庇抗之
者憎其殃一日饜厚賂訂名來索其掾史予移檄對
之曰守備之道有二處變則守土而備寇處常則守
法而備姦吏部百法之宗也守法者先亂其法可乎
吏人百姦之雄也備姦者先披其姦可乎公無以朝
廷之柄作威於君子而作福於小人予無以大夫之
後謟從乎權寵而改廢乎常職由是太監諾、聽之

本司撥吏如故

弔丁令威宅對伴客

古稱丁令威作仙化為白鶴集遼東華表柱吟一詩而去但莫考何地何時人而其遺宅與冊井乃在蘇之陽山及考姦臣丁謂蘇人也自以為令威後故好鶴人呼為鶴相然則威果蘇人耶予於嘉靖戊戌重陽遊弔其宅伴客曰子亦居蘇又寡嗜慾而好山水飄然仙風矣無乃威之裔乎對曰非也客又曰唐有丁公著為蘇之大賢穆宗召居禁中諮謀治理許以為相著固辭之歷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卒贈尚書右僕射且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於色四十乎對曰非也蓋予上世無譜牒今於蘇之三丁但當以作仙為幻罔以姦臣為惡臭以大賢為師法設若崇韜之認祖則與禽獸奚擇焉客曰韙哉斯對請錄為胄姓求榮者警

說

柴溪說

吾祖居尚湖之柴涇迄今百餘年矣迨吾兒健以小宗嫡長追厥祖創造之迹搆一堂顏之曰柴涇精舍示孝思也健每於堂中侍養竭力之暇請問溪之所以稱柴者何擾且責已曰不肖領大人之教績文礪行久矣而尚未有遭夫柴者燎焚之棄物也而擬之以自棄不亦負遺體乎予語之曰是溪也或謂柴姓所居邇不可窕或謂吾鄉擅湖山田野之勝採於湖伐於山刈於田野獲柴甚富此稱者所以傚其鄉歟夫柴之功用大矣嫩人以此開天地夫孰敢擬焉者高子羔以柴為名且其愚不可及矣他如托迹於柴者杜子美之詠柴門元德秀之駕柴車而二公文行歸乎唐室之英賢其下則專業於柴者朱買臣為樵及年五十遭漢武帝位列九卿武行德為樵號一谷柴遭晉高祖位登節帥而二人之利達世俗榮之是柴亦閱人多矣今其閱爾也勉之以文行而俟之以利達豈曰自棄云乎於是健聽之唯〻厥男曰奕曰袞錄此說為家訓而世守之庶乎敬父亦敬溪有如徐積之敬石者云

後涇說

洞湖之濱一水直南而逝者曰柴涇吾遠祖以來世居之柴涇之北口一水西旋者曰廟涇吾父創居之吾今改廟曰苗斥遥祠重農業也吾季兒任居苗涇之前辭余乃頹其堂曰後涇書舍而任即於涇上畤竹數千竿搆亭一座以為悅親之所每霽日承顏迎於觴詠其中頃見予樂於文字因敢請曰大人所謂後涇者願賜訓詞以增地勝予惟鄉俗於水道混稱曰涇凡涇而曰後特指其地向之偶值此於名教一無與也盍借其義而廣之乎蓋蜀涇涇清渭二水之定名不容混者也水皆如渭之清則鱗介百物靡所容矣蜀涇則自西漢穿渠而溉田之澤利養萬古若民謠所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則含弘之量藏垢納汚象之者足有容矣而況又以後自處乎後也者徐行而遜避之謂也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卽子作詩戒爭先之徑路取近後之語言後之時義大矣哉任也孝弟勤儉可謂無忝予以其察於物而果於事也故曰容曰徐立說以授之說既成嗣孫言高錄而鋟梓

以永彰乎家訓

六孫字說

裔嗣謂之奕葉而再傳則以長孫為首予是以名之曰奕字之曰宗裔欲其盡裔嗣之職也裔嗣之職云何孝弟以立身勤儉以立家是已次孫名奇奇者志行過人然必得乎中道而後可是以字曰宗道又次孫名庶庶者至貴之服然必德稱其服而後可是以字曰宗德又次孫名言言箴有云非法不道是以字曰宗法又次孫名庵庵即恒庶貴乎善守之是以字曰宗守又次孫名高凡好高者不知謙巽之可保是以字曰宗巽夫所謂道所謂德所謂法所謂守所謂巽者又云何亦惟孝弟以立身勤儉以立家而已茲二語者得之則不勝其福失之則不勝其禍夫常情於善惡之辨知之者鮮乃獨不喜福而懼禍耶夫惟喜福而懼禍則祖翁之說庶乎諸孫之唯聽矣嘉靖庚子十月朔尚湖一叟書於種德堂

釋道山居說

山水形勝之地皆為釋道之所居而吾公一無與焉

好奇者或病之不知彼乃異術也所居者必寂寞則可事虛無必嵚嶇則可絶倫屬若與吾人同在平地則亦吾人耳抑豈惟居處為然哉其凡飲食衣服器用之類皆所謂物各付物不相害悖也

附臨去詩三首

錄之以見 府君養深氣定雖瀕於危而弗撓云

欲入山待盡一卷覩我學司空圖入墓弄觴醽

我愛王楊孫裸葬親朩待盡倘不盡歸来叙姻戚大命苟弗延長笑脫塵跡

俯窺溟渤涯仰探牛斗側莽莽者亂坤隨憂我歡適

宛生本常事俗見憒何識去、虞山中父祖同一宅

待盡倘不盡歸来叙姻戚大命苟弗延長笑脫塵跡

俯窺溟渤涯仰探牛斗側莽莽者亂坤隨憂我歡適

別六孫 燈前作

六孫侍我前悽慘曷忍別祖孫義難拋生死理不滅

我匪児女態瀕死氣猶鐵爾輩各賢能祖魂泉底熱

別鯫居小樓并孤榻一首 絶筆

小樓王粲跡孤榻管寧心二傑英風遠相隨共古今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八終

擬古樂府十一首
南宮風雨行
刺木詞
義夫行
提甕曲
兩逢行
結客少年場行
近體樂府六闋
伏劍操
同被曲
雉朝飛
絕交歌
古良朋

瑞鶴仙　千秋歲引
醉花陰二闋　調笑令四首
風流子
五言古詩七首
感懷節錄三首　過鄒縣謁孟廟
讀漢文選　得曾孫祖庚等
七言古詩一首
揷秧詞
七言律詩四首
甲申生旦
送胡郡伯可泉　夜過閶門
西庭木石
田文一首
雜興
七言絶句三首
自述三首

丁南湖先生文選補編目錄

丁南湖先生文選補編

擬古樂府

予好為樂府惜前代諸題多不關風化乃閱史編題切於五教者次第為之亦倣楊鐵崖李西涯等例但愧追古之難耳

南宮風雨行

四七龍鬬產英傑恢復炎劉莽隨滅餘威更欲討王郎路入南宮險停轍荒村離亂遭風雨道邊空舍閒無主帝躬棲托慘彷徨馮異追隨偕鄧禹禹藝火帝抱薪帝

對竈衣且焚異乃進麥飯帝餒餐之頻倉猝農家弟兄
誼間闕客路父子親明日龍姿登寶位鄧馮諸子收奇
勛上靡猜忌下靡爭三十二侯綿世澤自從周武封功
後惟有雲臺寡慙德君不見韓信魏徵迄趙普是非喋
喋盈今古

伏劍操 王陵母

妾身事夫夫已亡妾恨未亡亡欲急妾教狹兒忠事君
事君不忠妾之責妾此情何慘迫項王不識劍神識囑
爾劍收我魄堅我兒心報漢德妾死從夫妾責塞

刻木詞 漢丁蘭年十五喪母刻木供之

母形先刻兒心裏但欠眼眶相將逢母喜蘭年十五小兒啼呼木不應撓不起
兒心無柰啼轉哀號叫娘魂過鄰里

同被曲 漢姜肱

尺布尚可縫伯淮肱一字被情義濃仲海共季江同同被
如同母腹中夢相牽覺相挈寢外氷霜不敢寒讓我弟
兄情自熱安居患難均此心此心如向床頭結君不見
爾伯爾季遭賊鋒賊將斬伯還誅季二賢爭死賊鋒避

彝倫萬古照天地

義夫行

君為義夫貞且賢繼妻之禍知之先古來久廢七去禮
却教此禍相纏綿殷高宗殺孝已尹吉甫殺伯奇並聽
蛾眉譖兩寃天地悲曾參傳道卓有識愛子情深無再
匹丈夫守義從茲始亹亹後人多效德王駿立言曾子
是法朱暉確見繼妻敗家少府芳聲千載慕南陽直道
萬口誇楊仲秉配弗續酒色財三不惑管幼安隱遼東
絕更偶成孤忠後來亦有丁公著四十喪妻終不娶嗟
嗟賢範每如此咄彼昏淫誰肯悟君為義夫樂且寧凝
神養性百福生憶昔齊眉偕老約空房獨寢悲復驚乃
惜莊周何放誕鼓盆歌詠斬絕糟糠情

雉朝飛太白退之皆指牧犢子之作是洋洋絕
唱矣今據楊雄則曰此調乃衛女傳母
作也楊廉夫以為牧犢之歎不如衛女
節義尤可尚予乃賦此以補舊樂府之
缺云

雉朝飛情可憐衆知牧犢苦誰知衛女賢衛女諾齊齊
子死女歸齊氏哭其天終喪不返衛即死葬夫塚聯魂
化兩雉踉蹌過麥隴悠悠此恨無終期彈絃宛似雙悲

啼

提甕曲 鮑宣妻桓少君

昨日綺羅裝今朝提甕汲提時一片勤苦心相夫教子勳名立勳名滿漢朝抗莽翊光武鮑宣三世傳忠義功出少君非小補子永孫昱

絶交歌

君不聞劉峻絶交論五交歷歷成三釁君不聞杜甫貧交行翻雲覆雨心胆驚兩賢逝後俗逾薄甘醴轉眼豺虎惡請君謝客掩柴門養拙守身遯林壑

兩逢行

四路千人裹英英兩俊髦平時不識面一語死生交

古良朋

古良朋心神同死生范張訂結泉下盟古良朋榮啓問黜陟雷陳堅誼勝膠漆古良朋子孫同庇宥山濤薦録嵇康後吁嗟古道今曷聞翟公門客仍繽紛客心搖搖似飛鵠乍見東趨又西逐

結客少年場行 此題始於鮑昭曹植今又按後漢書蔡遵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故詠遵云

莫謂結客難田文得客度函關莫謂結客易翟公客散
不復還何況少年場紛紛遊俠子買妓洛北門販馬秦
東市誰作田家狗與雞誰向翟家生與死獨有蔡遵多
上客道義相將斬讐隙聲名從此著東京功入雲臺與
漢室君不見奉公憂國祭征虜感悼臨朝遇光武

近體樂府

瑞鶴仙 端午家燕付長兒健

黃梅時雨歇 韻 看樹杪薰風 句 綠陰圍結 叶 榴花赤如
血 叶 映枇杷金色 句 高低林末 叶 倉庚美舌 叶 和水田
豆 農歌四徹 叶 喜諸孫 豆 竹馬歡迎 句 共報小筵開設
叶 ○堪邮 叶 流光如駛 句 撫景舒懷 句 又逢佳節 叶 清
尊酒冽 叶 蒲香嫩 句 共芳潔 叶 我佳兒拜舞 句 亭亭如
玉 句 正好讀書觀律 叶 趁年華 豆 杜跡田園 句 做成英
傑 叶

千秋歲引 五十四歲生辰

雨滴淙淙 句 風飄習習 韻 一度雷聲乍驚蟄 叶 烹池畜
盤列膾細 句 嘗園韭饌供芽茁 叶 掃亭臺 句 速姻戚 句
共歡集 叶 ○時歉也沽香稻粒 叶 身退也穿紅羅襲 叶

老景駸駸逼人急叶回頭少年纔頃刻句霜毛種種蒼顏摺叶玩雲山句笑塵世句詩盈笈叶

醉花陰二闋 端午作

佳節年年烹百粽韻蒲酒開新甕叶倒索買江鯽句紅杏黃梅句攀摘林梢重叶○草堂白髮歡聲動叶繞膝兒孫衆叶小席辦家常句薄醉酣酣句半午池塘夢叶

歲歲端陽農事動韻淵地分秧種叶俛仰好邨居句鼓吹承平句留得清官俸叶○綠楊門巷黃鸝哢叶客去花陰送叶閒想舊簪纓句白首顛危句贏得淒涼夢叶

調笑令四首 山亭獨酌

甘雨韻甘雨疊滴滿床頭小渚叶曉來綠蔭鳴禽換平勸我開懷淺斟叶斟淺換平斟淺疊暮景從容遊衍叶仄

其二

頑石頑石一片小山蒼碧幽居抱膝斜陽笑傲人情短長長短長短生世百年誰滿

其三

危坐危坐細把古詩酬和有時杖策山中雙鬟飄來暖風風暖風暖傳遞豪家歌管

其四

春暮春暮可惜遊情懶惰穩棲白石清湍笑撇青年好
官官好官好林下幾人歸老
風流子 避暑作

湖濱日影酷句黃梅過豆農事欠關心韻想陶徑曲遵
句郭巾低墊句納涼幽處句散髮開襟叶怡逢著句盡
堂開綠野句朱棟暾清潯叶醉鷗鳥訂盟句竹林尋約句
板橋松老句山塢苔深叶○薰風徐徐到句衰情却滓
暑價抵千金叶無過夢醒垂釣句碁罷彈琴叶誇談比
並了句輞川摩詰句江村杜甫句誰古誰今叶巴得百
年強健句時醉花陰叶

五言古詩

感懷節錄三首

梅花擅幽姿暗香稱獨妍詩騷紛採錄此獨被棄捐一從陰何起萬口喻褒傳物物守時至不守誰爾憐

其二

亭亭牆畔松挺挺林外竹栽培數十年矯矯映林麓遠望欝葱菁孤標邁塵俗高風或激之清音動川陸豈云不得平能以其節鳴春榮豈不艷銷歇絶無聲

其三

次寥秋氣清淅瀝秋聲慘清以凝孤悽慘以興百感動
靜與秋俱此心復何欵心神在吾道經史日披攬

過鄒縣謁孟廟

七篇闡乾坤一廟重海嶽弟子百年心來鄒恨不數緬
言追厥靈聲容儼非邈浩氣凜崢嶸義辨炳卓犖宛隨
章丑徒傳道羞末學

讀漢文選

選述凡五代楚騷亦兼并胡然獨稱漢且待漢人輕高
祖大風歌斥為雜歌聲漢儒惟董子漢臣惟孔明天人
策古雅後師表忠誠置此不屑採所採奚其精娟娟浮
艷體齪齪姦敝名衰俗遞相是蕭統習性成東宮富詞
客筆舌紛縱橫統也三十秩惡能秉文衡應知選述謬
改作須賢英

得曾孫祖庚等

耆歲得曾孫與我皆庚子爰呼曰祖庚應聲侑余喜四
代天運周花甲互起止人雖嗣續繁奇遇鮮若此繼之
屢添曾湯餅會不已賢愚杳難期祭掃聊足倚堪憐曾
祖翁世上罕有幾自重復自修隱德效綺里

七言古詩

插秧詞

小農十五學插秧壯農獨插一畝長左手攜秧右插忙
一插六莖成一行每過一行一退步退步頻頻泥沒袴
腰疲頸倦足骨酸餉酒不來秧水寒主人勸道急乘雨
秋到多收不負汝

七言律詩

甲申生旦

自壽詩題寫甲申青鬠忽已二毛人著書年月從天與
對酒襟懷逐日新出處四朝清白吏海休百載太平民
蓼莪遺恨難消雪鼯兔全歸報兩親

夜過閶門

秋風吹過閶門城晚揭蓬窓倦倚肱一棹兩聲三五酌
兩溪人語萬千燈管絃何處花邊起樓閣頻年水上增
白髮勝遊堪自獎山塘夢曉擁青綾

送胡郡伯可泉

文章政事胡邦伯安得百年常守蘇令行風物挽回古
詩滿水山增重吳官誰竭力肯如子民盡感恩能似吾

明日漢朝徵霸去好誇同榜已公孤

西庭木石

常傍西庭木石居掩門清晝却軒車林姿遁馥春光午
山骨洗鮮朝雨餘樹老作廬容鳥宿泉清釐筆劒苔書
坐深渾忘斜陽暮楊柳絲絲月滿梳

回文

雜興節錄二首

畫軸單懸壁詩編滿貯樓暇日多高興勳名比浪浮

其二

覆傾多顯貴聞見歷平生碌碌空人世穹蒼自否亨

七言絕句

自述三首

廿一史評遵孔孟十三經說紹程朱未知不朽應何似
且莫庸庸負此軀
幸如陸賈有多子叨比朱暉無繼妻慈父義夫收晚節
百年人品不曾低
肯死劉伶隨短鍾聊生杜甫托長鑱二賢達見超生死
教我先幾遯碧巖

家藏留稿一冊繙閱之下得詩句之極佳且有關先
大夫一生品行者嘆為絶唱而視文選中未能盡載
因細爲校對方知所遺佳作什居六七恠可眩神驚
如遊寶林如臨珠淵自揣力微不能全梓補錄詩詞
一二附于文選之末棗黎之責則恠任之欲以見先
大夫之人品文章冠絶今古若合二稿而全梓或另
選佳本則姑有俟云雍正元年孟冬恠謹識

我
高祖南湖府君以正德丁卯領鄉薦戊辰舉進士歷
官銓曹孤潔自處見姬娥冒遂拂衣掛冠退隱湖
上結廬以樂山水閉户以著詩書堅卧里中陶情
物外亦五柳歸來之意乎遡其生平述作有閱史
迁論四卷五經四書臆言二十卷通鑑贊斷四十
五卷悉用梓行詩文則有南湖留稿南湖逸稿二
帙留稿則太史矯亭方公督學方山薛公序而刻
之逸稿雖業已成帙尚未鏤板迄今皆已散亂不

復統彙久之未免有遺失之虞　其次第去其重復補其文之遺者正其字之訛者合録二稿集成一帙請諸名筆選摘較訂并乞序跋分類付梓庶幾有成敢稱不朽云尒

皆

大明萬曆癸卯桂月穀旦

玄孫汝寬百拜謹識

中華古籍保护